

西进三部曲之二

二

# 仙岳儿女

廖晁诚 著

阿辉到仙岳山土地庙「卜杯」，  
如愿地卜到「乞龟」。  
土地公的庇佑，促使他不失时机，  
及时调整力量，  
开始向培育自己属于中华民族世界品牌和建立世界小家电  
研发制造王国的第二步目标发起冲刺……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西进三部曲之二

# 仙岳儿女

廖晁诚 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进三部曲. 仙岳儿女 / 廖晔诚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80252-405-7

I. ①西… II. ①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2796号

---

## 仙岳儿女

出版人: 石永奇

选题策划: 刘 泰 韩海涛

责任编辑: 常永富 金书艺

设计统筹: 宋福江

流程统筹: 吴 婧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10层

电 话: 010-82885151

邮 编: 100083

电子信箱: huayip@vip.sina.com

网 站: www.huayibs.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316千字

印 张: 20.7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2-405-7

定 价: 41.00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录

仙  
岳  
儿  
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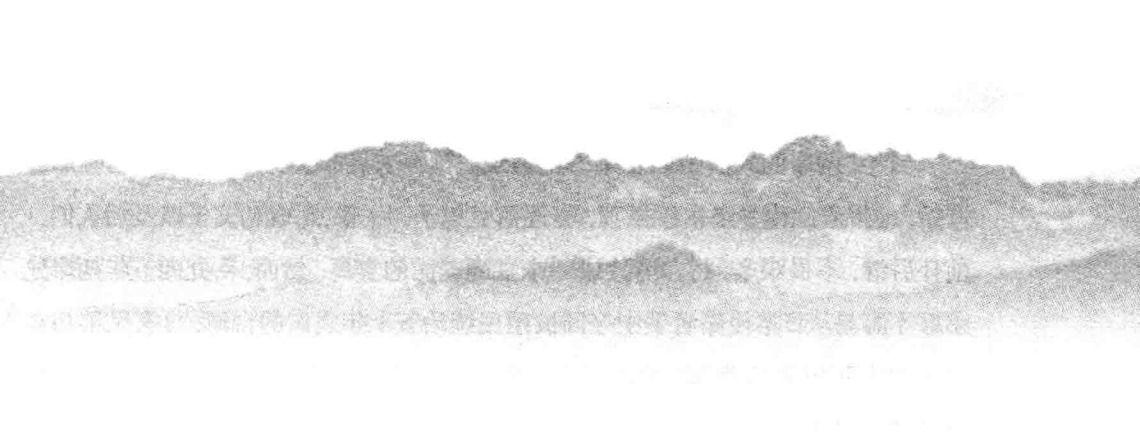
第一章	从威尔京群岛来 .....	001
第二章	湖畔咖啡之都 .....	011
第三章	鹭江口边的畅想 .....	022
第四章	浓雾笼罩着仙岳山 .....	032
第五章	梅山拨来了电话 .....	042
第六章	“贵州村”的喜与忧 .....	050

第七章	安泰公司招聘 .....	059
第八章	追寻掷茭的信息 .....	068
第九章	喧闹的“贵州村” .....	077
第十章	情在喜忧之间 .....	087
第十一章	林若莹走马上任 .....	096
第十二章	暮色之中的陈文康 .....	105

第十三章	安泰公司开张 .....	114
第十四章	面对浩瀚的海洋 .....	123
第十五章	从街头叫卖做起 .....	133
第十六章	咖啡店的客人 .....	142
第十七章	二代农民工 .....	149
第十八章	抢占有利地形 .....	158



第十九章	女人和孩子们 .....	165
第二十章	夫妻之间的温情 .....	172
第二十一章	调整发展战略 .....	179
第二十二章	张武兄弟他们 .....	186
第二十三章	悬在两岸的心 .....	193
第二十四章	制造与创造的转型 .....	201
	第二十五章 复制台湾3C经验 .....	209
	第二十六章 东林公司釜底抽薪 .....	217
	第二十七章 安泰学院将开学 .....	225
	第二十八章 东林公司起诉案 .....	233
	第二十九章 上海证券所的锣声 .....	241
	第三十章 痛苦中的张武 .....	248
第三十一章	林若莹的电话响了起来 .....	255
第三十二章	面对宿敌的陷阱 .....	263
第三十三章	秋后响起了雷声 .....	272
第三十四章	无休无止的秋雨 .....	280
第三十五章	远隔世界的思念 .....	286
第三十六章	法锤落定之后 .....	293
	第三十七章 战略合作伙伴 .....	299
	第三十八章 静悄悄的春雨夜 .....	306
	第三十九章 张文和同学、老师 .....	313
	第四十章 站在土地庙前眺望 .....	320



## 第一章

# 从威尔京群岛来

1991年晚春的季节。

一架厦门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从北京飞往厦门。

这天天气出奇的好。天高云淡，尽管天空中飘浮着依稀的几朵淡淡的白云。

然而，却未能挡住飞机商务舱好奇旅客的目光，机翼下那青山绿水在眼前缓缓地掠过，那微微起伏的群山，那延绵的翠绿，那丘陵山区中星星点点的城镇和村庄，宛若一幅美妙绝伦的水墨画卷；而那湛蓝湛蓝的海，比起台湾东部海面平静了许多，没有太平洋撞击海岸掀起的冲天巨浪，也没有那不时翻卷的海涛，只是一艘艘货轮、客轮在那碧波中航行。那点点的帆在海上相互追逐，在微微的碧浪中起伏着……

“莫非这底下就是厦门？”机舱里发出了一句带有浓重台湾腔的闽南话。不用猜，这人一定是第一次来厦门。

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推进了十年，两岸关系得到明显的改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变。但是，人员往来，投资等方面却犹如冰冻之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坚冰，仍需要许多时间。

历史总是喜欢毫无情面地嘲弄海峡两岸的兄弟。



当年，两岸的人们亲如兄弟，东拉西扯个个连亲带故。从开台第一人颜思齐开始，他带着闽南乡亲东渡拓荒，驱逐荷兰鬼子；后来，郑成功父子以及后人们，前仆后继，不畏艰辛，将台湾建成一个富饶美丽的宝岛。然而，一九四五年两岸兄弟好不容易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被殖民统治五十年之后的台湾，自家兄弟却在自家的大院里大施拳脚，近在咫尺的海峡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两岸兄弟望眼欲穿却又老死不相往来。

两岸间的人员往来隔绝了。

无数已是风蚀残年的老兵，无数翘首期盼着亲人团聚的人，从少年熬到中年，又从中年熬到老年，直至临离世时仍然难以瞑目。

两岸间的直接贸易隔绝了。

运往对岸的货物要绕经日本的石垣岛、韩国的济州岛。日本人、韩国人看到这无限的商机，做起了无本生意，仅靠一枚橡皮图章，便吃完对岸的哥哥，再吃彼岸的弟弟，两岸通吃，坐收渔利。

本是自家锅里的油，正源源不断地流入他人的碗中。

两岸的直接贸易阻隔了，直接投资又谈何容易？

因为台湾当局严禁限制台商到大陆投资，凡总额超过50万美元的项目都要报主管部门的批准，这批准是什么碗糕，那不是要秋后算账么？谁会不怕？

眼睁睁地看到大陆坐拥投资优势，眼睁睁地看到世界各地投资者捷足先登，精明的台商们坐不住了。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曲线救国”的办法，先将准备到大陆投资的资金以到第三地投资为名转出去，然后给所在地的政府管理部门交一笔管理费，注册一家公司，旋即又以这家公司的名义转投大陆。

这一来一往，又一笔白花花的银子落入外国人的腰包，把那些外国人养得白白胖胖，怪不得外国人中胖子的比例那么高。

因此，从各地飞往厦门的航班上，总会有许多带着浓重台湾腔的闽南话出现。

“哟，真漂亮。”台湾闽南话音刚落，原本静悄悄的机舱内顿时活跃起来，已经闭目养神的旅客们一个个睁大眼睛，争相向舷窗外望去。

说来也巧，这话音刚落，机舱里原来播放的娱乐节目戛然而止。紧接着空乘小姐用那甜美的声音分别用闽南话、普通话和英文依次广播：“亲爱的旅客，女



士们，先生们，现在飞机正在做降落前的准备……”。

于是，靠近舷窗的旅客一个个伸长脖子睁大眼睛，向远处眺望，极力地欣赏着机翼下的无限风光，不时地、由衷地发出各种赞美之声。

“云生，云山，这大陆也讲台语么？”在9E的位置上坐着阿辉，他的左右坐着朱云生和张云山两个助手、在台湾安泰公司人们都戏称他们是阿辉身边的哼哈二将。

朱云生现在是台湾上市企业安泰电器股份公司主管技术创新和制造的高级主管；张云山，对，便是原来广达厂的副厂长，现在是安泰电器股份公司负责营销的高级主管。安泰公司经过将近十年的努力，已在台湾家电业享有半壁江山。为开拓大陆市场，经董事会研究，他们筹资几十万美元，先在威尔京群岛注册了一家公司。然后，以威尔京群岛这家公司的名义转道投资厦门。

安泰电器不早不晚赶在了这个时候投资厦门经济特区，实现了阿辉十年前的愿望，也在实现阿辉祖祖辈辈回厦门投资的遗愿。

此时的阿辉是即将在厦门设立的厦门安泰电子公司的董事长。

朱云生、张云山是副总经理。

总经理则是静娴。因为儿子还在上学仍留在台北，等阿辉他们在厦打好前站随后再过来……

而台湾安泰公司由李作良任总经理，荣生任副总经理；黄文斌任副总经理兼全胜厂厂长；同时，李作良兼任广达厂厂长，阿林、阿文则在他手下任副厂长。

“事业发展了，一帮兄弟都成了高管，都成长了。”阿辉此时带着多年的夙愿，带着助手经威尔京群岛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原乡故土。

“噢，这个呀？”被阿辉一问，朱云生的头从舷窗转过来：“阿辉，这我们以前所说的台语实际上就是闽南语。台湾人百分之七八十祖辈都是从大陆闽南迁徙过来的。对，包括你我的长辈。”

“这一点我清楚，你看我身上不是带着仙岳山土地庙里的掷茭么？”阿辉摸了摸身上，从西装贴身的口袋里拿出了那个祖传宝贝，这是离开台湾前静娴反复叮嘱他要带在身边的。女人的心很细，她反复交代丈夫，这是祖传的宝贝，带着土地公的灵气，可以保佑自己一路平安，逢凶化吉。“只是，为什么明明是闽南





话，我们台湾却说是台语呢？”

“这个……”朱云生被阿辉一问，反而有些语塞。朱云生是教书先生出身，处事非常周全，尽管他也是第一次来大陆，但在安泰公司工作了近十个年头。这次阿辉指定他和张云山随行，为了从容应对新的投资。在此之前他做了认真的准备，包括这里的投资条件、人文习俗等都像小学生做作业般进行了详尽研究，可对阿辉提出的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一时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云山，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阿辉将头朝向张云山问道。

“这如果追溯，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张云山被阿辉点了名，沉思片刻回答道：“一是先辈们赴台历史很长，这闽南话在台间延续数百年，大家习惯了，便成了自然；二是两岸沟通联络太少。自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定至1945年这半个世纪台湾是日本人的殖民地；1945年，尤其是1949年后两岸几乎隔绝，几十年过去了，每过一代，包括我们的同龄人对历史，对源流的认识几乎都不是很了解……”张云山是一个学者型的高管，对这些历史、源流倒很有钻研。

“难怪人家说你们是我的哼哈二将。”阿辉心里很满意。虽然，他们都没有将话说得很透，但根源却非常清楚，两岸因为历史原因隔绝太久，虽同根同宗同语一家人，但彼此间却多出几分生分来。自己此去投资，人生地疏，不知会遇到多少困难。

目的地就要到了，这是自己懂事以来梦中的追寻，这是祖祖辈辈数百年的期待。现在这目的地就在机翼之下。想到这十几年，为实现这一目标，自己锲而不舍地追寻，可是当目的地就在眼前的时候，阿辉却感到心里是那样的不平静，那样的不安分。原本话语不多的他，加上这些年商场中打拼，养成了一种习惯，凡事都会设计出各种发展的路径，设计出自己工作所出现的好、中、差三种结果，以使自己有应付出现三种结果的应付之策和心理准备。

心里尽管风起云涌，但表面上仍然镇定自若。

他在思考投资厦门的今天、明天以及后天。

“……”朱云生抬头望了望阿辉，以为阿辉肯定还会问些什么，可此时，阿辉却十分平静地微微闭上了眼睛，除了机舱里各种充满好奇和热情的议论之声外，阿辉似乎对其他没有任何兴致。只是，闭着的眼睛，瞬间又睁开了，然后将脑



袋伸到舷窗外不时地眺望着。

“阿辉，我们换一个位置吧。”坐在舷窗前的张云山看见董事长那迫不及待想了解厦门的神色，站起身给他调换位置。

“嗯……”阿辉只是应了一声，与张云山调整了位置。他的脸与玻璃贴得很紧、很紧……

是啊！此时阿辉的心情就像台湾东海岸的浪涛汹涌澎湃，无论如何控制也控制不了。

古人说，十年磨一剑，安泰公司创建到现在将近十年。对于阿辉来说，感受犹为深刻，真可谓刻骨铭心。

一个孤儿，

一个未入过正规学堂的孤儿，

一个被无数长辈、兄长提携和栽培成长的孤儿，

一个连过大年都买不起一斤猪肉，仰望星空叹息的孤儿，

现在，却带着自己的左右手，越洋跨海追寻祖辈的足迹，追溯家族发展的源流，回到原乡投资办厂。期间付诸了多少汗水和心血，经历了多少人生的磨练？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阿辉情不自禁地摸了摸西装贴心的口袋，那里装着两件东西。一件是祖传辈辈代代交传下来的仙岳山土地庙的掷茭。那掷茭已经发黑，却油光闪亮；一件便是威尔京群岛的群岛银行开具的90万美元的现金支票，那是自己和朋友们苦心奋斗积攒的到厦门投资的注册资本。

这两件东西拿在手上份量很轻很轻，可是搁在心头却尤似千钧。那是列祖列宗长辈的期待，更是安泰公司众多股东多年奋斗的成果，更汇集了安泰公司众多股东对到大陆投资设厂未来的期盼与憧憬……

无论福德大发厂，还是后来的安泰公司，原本只是一个替人代理加工的家庭作坊。正是这小小的作坊，凭着众人的帮助得以日益成长；边找业务边代工；边代工，边研发；边开发新产品边开拓新市场。现在，福德安泰系列的家电不仅占有过半的台湾市场份额，而且去年还挤进了日本市场和欧美市场。

更重要的是，自从那次德国之行后，飞利浦公司将电器节能实验基地建在了



安泰公司，技术上得到他们的支持，加上公司的技术人员雄厚的技术实力，自己生产的电热管和小马达的性能已经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这为下一步在厦门投资，加快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阿辉的思绪在飞机不断降低的过程中翻腾着，他的脑细胞在高度的活跃当中……

安泰公司从家庭作坊，到茂祥、金威两公司的注资，再到广达、金胜的重组整合，完成了一个铁皮屋下小企业到中型企业的提升与发展。如果说，这三级跳是安泰从儿童到少年的成长，那么完成企业的上市到成长为在岛内到国际占有一席之地的发展，则是安泰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一次飞跃。

这是夫人的教导，也是董事长的“董事长”的教导。因为在家里阿辉是百分之百属于静娴管理的！

说起静娴，阿辉的心情感概万千。讲实在话，如此生没有遇见她，自己纵有三头六臂，此时一定还在家庭作坊的位置上苦苦挣扎。阿辉从内心深处深深地感谢她，更从内心深处为她那种为事业而奔命的精神所折服。尤其是结婚、儿子小俊出生后，这女人好像疯了一样，为了事业没日没夜，为了安泰的成长几乎到了完全无我的程度。正因为如此，随着事业的发展，她的弱点也日益显露出来，任何事情霸气十足，凡事不顾及股东们的意见。在家里，自己倒也让着她，有些事忍一忍也罢，因为自己如此深爱着她！可是，在公司发展和决策上，她却从不退让，常引起股东们的不快……

“女人啊！”阿辉想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叹息了一声。

“唔……”，张云山正在等候阿辉的提问，听到的却是董事长嘟嘟浓浓的自语。

“……”阿辉没有正视张云山的反应，他的思绪还在回忆着离开台北前一天晚上夫妻间的一场口角。

那天，为选定来厦门投资设立新公司管理人选时，自结婚以来一场从未有过的矛盾爆发了……

“投资厦门设立的公司总经理我是当定了，你阿辉改变不了，任何其他人也改变不了。”夫妻间为总经理人选问题已经较量了好几个回合。阿辉一直以为，



新投资的企业要启用一批新人，所以，要跳出家庭作坊、家庭企业管理的模式，才能从原有的铁皮屋工业中蜕变出来。

天底下，哪有丈夫当董事长，妻子作总经理的呀！

还有更过分的事情呢！

静娴非要自己任总经理还不算，还要为荣生争一个副总经理的位置。

“这安泰起家是我家投资第一笔资金，打仗靠兄弟，上阵父子兵。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必须得由我们家里人担当！”静娴是一个女人。女人，总免不了唠唠叨叨；女人，在达不到自己的目标的情况下，还会哭哭啼啼，有时甚至泪水滂沱，让人感到束手无策。

“这企业要发展，要靠人才。”阿辉有些无奈。

“什么是人才，位置便是人才。交椅坐上去了，便可以学。荣生大学毕业，怎么不算人才”。静娴强词夺理。

“你想想，荣生跟朱云生、张云山比，哪个更适合？哪个更有利于新投资企业的发展？”阿辉强忍着内心不满：“你知道吗？大陆开放十多年了，那里有无数家跨国公司在投资，台湾的上市公司当中五六成已经在那里投资设立了企业，仅靠着我们一家人，而不用朱云生、张云山这样一批优秀人才，能成吗？”

“……”对阿辉一连串的发问，静娴感到平时不温不火的老公发怒了，她不得不沉默了。

“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啦？”阿辉看到静娴被自己连串的发言镇住了，瞪着一对眼睛，死死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头发长，见识短，一个女人家，遇到问题总是如此心胸狭窄怎么能干大事情。”

“我管不了这么多，我只知道公司只有靠自己人才可以放心！”静娴知道自己的话没站在理上，却不改秉性，不认输。

简直是不可理喻。

这，岂不是地地道道的夫妻档吗？

这，岂能服众？

这，岂能让这么多优秀员工的脱颖而出？

一夜之间，夫妻二人你来我往，唇枪舌战，谁也说服不了谁。阿辉真感到有



些身心疲惫，最后他下了狠心，一怒之下拍着桌子吼了起来：“这两个副总一个是朱云生，一个是张云山。就这么定了。”那话语一出，竟连自己也有些吃惊，这是自己有生以来最大分贝的一次吼叫。

那一声吼叫，令赤扒扒的静娴都在刹那间傻愣愣地杵在客厅里不知所措，直到许久、许久才嚶嚶地哭出声音来。

而那时，看到呆立一边的儿子小俊，阿辉才恍惚间感到自己有些过份，让刚刚上中学的儿子看到父母间的争吵而感到内心的不安和内疚。

“咚……”，飞机一阵剧烈地震动，飞机已经安全着落。

“阿辉，到了。”朱云生知道，这二十几分钟时间里自己的学生一动不动在思考着什么。作为曾经是阿辉的老师，他了解自己学生的沉稳，了解他在家庭内外所承受的压力，也了解静娴为人的性格。更知道前一段，这对夫妻为自己和张云山任副总经理而引发的矛盾冲突。他只是想尽自己一份心力，在阿辉左右尽力辅助这位青年才俊开创事业，为阿辉事业的成功尽一些微薄之力。

“唔，喂，喂……”阿辉被剧烈的震动和朱云生的呼唤拉回到现实，他用感激的眼光看了看年长自己几岁，既是老师，又为兄长的部属。说了一声：“绕了一圈，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了，晚上怎么安排？”朱云生简要作答，便收拾行装准备下飞机。

三个人的行李非常简单，走出候机大楼，阿辉一边走，一边在观察这个几十年来一直让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当他看到这现代化的候机楼里匆匆赶路的旅客，再向楼外远眺充满生机的厦门……

父亲以前给他描述厦门的一切，似乎已经成了童话故事。尤其是飞机降落前，机翼掠过地面的瞬间，看到整个厦门活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地，到处都有施工机械在轰鸣奔腾，他不由得心头一热——这底下是一片热土，一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方，自己要在这里祖辈繁衍生息的故土上创业，在自己的根的土壤里创造人生的业绩，创造安泰公司新的辉煌！

阿辉感到此时自己全身有着前所未有的兴奋，更隐隐约约的感到这兴奋之余似乎有些凌乱，缺乏一种头绪，一种系统的思考。

也许是多年的追求让自己振奋；

也许是对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的一种期盼与向往；

也许……

总之，说不清，道不明。这几年经常出差、出国，却从来没有过这样兴奋的感觉，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浮想联翩。

从机场到湖里，实际上只是一段很短很短的路。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地道的厦门人，接过客人使用亲切的乡音欢迎来客：“先生，请上车。”那普通话讲得很一般，但却蕴含着浓浓的地瓜味。

“师傅，厦门人吗？”朱志云有兴趣的问了一句。

“咳啦，阮系厦门郎。”司机用闽南话问了一句：“你是台胞？”

“系啦，系啦。”阿辉心中一热：“阮系湖里郎。”

“你……？”被阿辉一问，司机有些吃惊和不解，回过头足足看了阿辉几秒钟。

“是啦，那是十几代以前搬到台湾去的。”阿辉看着这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司机，用肯定的口气回答。

“那么你姓林啦？”司机反问一句。

“对”，阿辉有兴趣地问道“你怎么知道？”

“我便是湖里村的人，以前听说我们村很多人在台湾。”司机话语当中有些得意：“想不到，这太有缘了。”

“咳！咳！真是有缘。”车内四人不约而同笑出声来。

“你们是从香港来？还是从日本来？”看来司机对台湾同胞来厦的路径相当熟悉。

“都不是。”张云山终于接上话题了。

“那……？”司机有些不解。因为他知道，厦门与台湾虽然近在咫尺，空中飞行只需一个钟头时间，可是两岸关系如此微妙，却不能直接通航，一个平民百姓，要过来过去，都要绕着天大的弯，花钱，花时，花力气，弄得精疲力竭才能到达目的地。“自家兄弟门对门，放着近路不走非要绕弯子，这叫什么事！”司机颇感忿忿不平。

“师傅，仙岳山土地公在什么地方？”阿辉见司机说得那样激动，心里一



惊。自己是一个商人，既然是商人则不谈国事，而且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了淡化话题，他故意将话移开了。

“很近，就在左手这山上。”司机也是个性情中人，特地将车停下来，还走出车子，用手指了指眼前的仙岳山，“这旁边有一条山路，一直往上爬，便到了山顶上。”

“车能上去吗？”朱云生问了一问。

“还没有，以后也许会有。但步行上山拜土地公更能体现虔诚和敬畏。”看来这司机可能是经常接待台胞的缘故，又态度十分真诚地说：“凡是我服务的台胞，来厦门没有不去拜土地公的。”

“噢！多谢了，师傅”，阿辉面朝二位兄弟微微一笑。既是向部属表明自己对司机的一致认可，更是对自己的决策表明了无比的自信。因为，此时此刻就在仙岳山脚下，自己带着上祖的期望，正怀揣巨款来原乡故土投资兴业呢！

“我们先在经济特区的信息信达酒店先住下来，晚上天行健集团董事长张云峰老前辈招待你。”朱云生说。那张云峰便是几年前阿辉去德国回来在飞机上遇到的长者，是全台排得上位置的商业大佬。他以自己特有的敏感，先行一步在这里投资设厂，并且已经得到丰厚的回报。他听说阿辉这后起之秀来厦门投资，想尽先行者之谊。

“明天呢？”阿辉尽管经过连续几天的旅途奔波，却仍然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气和超人的精力，他希望自己在这里的日程安排的更紧凑一些。既然已经决定投资，那么一切都要讲效率，这样才能尽早出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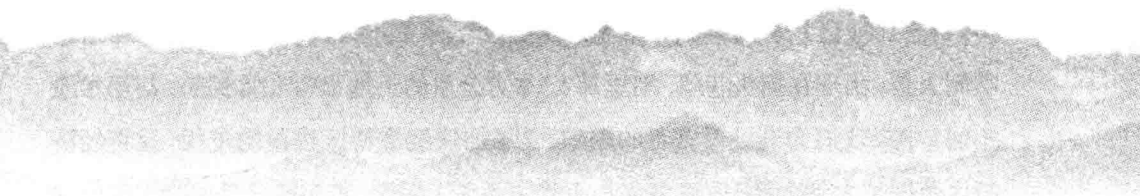
“明日先到特区投资中心，先报备，选择厂址，然后签定相关的文件。”张云山应道。

“不！”阿辉听完张云山的安排，用非常肯定的口吻说。

“这……”，张云山正想为自己的安排作进一步说明，却听到阿辉的口里说出一个“不”，很感诧异。

“我们是不是调整一下日程安排”，阿辉看着自己的部下道：“明天早上，我们先到仙岳山土地庙拜一下土地公，早一点，争取烧第一炷香！”

“我们知道了。”朱云生、张云山不约而同地回答。



## 第二章

# 湖畔咖啡之都

厦门是一座海岛城市。

妙不可言的湖、海、山之间的融汇、映衬，海洋性气候的调节，这里气候宜人，四季常青。只是，这座城市在两岸军事对峙时期的神秘让众人无法撩开她神秘的面纱。在此之前外界只能耳闻它的优美，了解它的精致，只能远远遥望，揣摩着它的温馨和密不可挡的妩媚。随着十年经济特区的建设，随着厦门这座城市神秘的面纱慢慢地被撩起，原先那种让人雾里看花的朦胧被拂去，她婀娜多姿的身段便惊艳地展现在大家的眼帘……

这种艳丽让每一个进入厦门的人瞪着大眼睛在欣赏，无不露出贪婪的神色。

外国投资者来了，称之为外商，叫外引。

国内东南西北，各个角落的人也来了，称之为内商，叫内引。

台湾同胞，隔着台湾海峡，绕着圈来了，称之为台商……

总之，厦门这块热土，吸引着各种经济成份的投资，吸引着各色人种争先恐后纷至沓来。

开始，先在仙岳山脚下湖里2.5平方公里的地方，那是厦门经济特区的发祥之地。一夜之间，一片宁静几千年的土地响起了隆隆的爆破声，施工机械的轰鸣





声，许多工业区厂房及其配套设施拔地而起，原本不大的厦门操着各种言语的喧闹人群，出现在街头巷尾，湖里那2.5平方公里的土地显得非常拥挤，甚至水泄不通。中央政府为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为了加快经济特区建设的步伐，又将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

开始，厦门只是引进了境内外的资金、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经验，接着又引进了外国的思想观念和现代的生活方式，人们不再早早关灯上床睡觉，而是出没于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什么KTV，什么RTV等等，那些霓虹灯五光十色，那一闪一闪的彩影让赶时髦的人趋之若鹜。什么咖啡屋、酒吧之类的碗糕，身着岔开得很高旗袍的小姐也招摇过市出现在街市上，在那一闪一闪的灯光下，充斥着爵士乐声，芬芳浓郁的咖啡香味，冲击着市民们的视觉、听觉和嗅觉。每天在大街小巷，门前屋后泡得如同酱油一样浓的咖啡，血红血红的洋酒都在举杯把盏中占据着大小酒店，甚至市民的餐桌……

湖畔咖啡便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出现在厦门岛上。当然，具体在哪一年，却没有了太深的记忆。可是，湖畔咖啡说起来却涉及出两个元素。

一是湖畔。厦门是海岛，有海便有海湾。历史上厦门有一个著名的八景。其中一景称之为筓筓渔火。据七八十岁的老人们记忆，当年他们住在现在的湖滨南路一带，小时候放学后放下书包便脱光衣服，一身光溜溜地从家后门溜出去直奔海湾。因为那里有一个筓筓渔码头，渔民出海归来，便将渔船停泊在那里。几十艘、甚至上百艘的渔船出海归来，在那搬卸一箩筐一箩筐的海鱼，也有许多许多的鱼贩，甚至市民到那里抢购第一手新鲜海产，那海鲜买回家，有些放在砧板上尾巴还在不停地抖动，其新鲜是无法比拟的。

孩子们向来都是最喜欢凑热闹的，又改变不了顽劣和调皮的秉性。他们将装鲜鱼的小筐往岸上一搁，“噗通”一声潜到海湾里七摸八摸，在天黑灯亮前摸个三、五斤鱼虾在晚上当菜吃。因此，当筓筓湖灯光一亮之时，便是筓筓湖最热闹、最有生气的时节。灯光闪烁，波光粼粼，人声鼎沸，四处都充满着渔民们的叫卖声，大人寻找小孩的呼唤声……

后来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微微的变化，随着岁月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人们将筓筓渔港临海那口上筑起了一条堤。这堤一筑，筓筓港口的交通方便了许多，行